



□孙葆元

收到朋友发来的微信,是一组同学聚会的照片,极郑重,雅室内还挂着条幅,写着某期某班同学聚会的字样。再看照片,全是大叔大妈,形同路人,全不认识。就发去一个问号,朋友明白我的意思,一一标注姓名,照片上的人物就在我眼前活动起来,全是少年时的模样。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,知交虽未零落,但是已成故交,存在心底,又在心底泛黄,一旦激活,便浮想联翩。我发去一条回复:若在马路上相撞,绝不会相识!别人的脸是自己的镜子,都是同龄人,看到别人老了,其实你早告别了青春。

浮想起来的当然是往事。照片里有一位老弟,冬天总穿一件棉制服御寒,那式样很特别,是把中山装填上棉絮,算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装。那件棉衣是粗蓝布的面料,棉花夹在里边打滚,就滚成了一个一个的蛋,像老鼠下了崽子,一窝一窝地起哄。棉衣穿到他身上变成了袍子,下摆盖住膝盖,袖口挽起来,便看到了里子,里子竟是花布的。他穿着这身“道袍”滴溜银铛,一上体育课,“风采”尽出。他不是跑操,是在耍龙套,只见一件棉衣如风筝擦地飞舞,他因此被同学授予“地风筝”的外号。这件棉衣是他爸爸的,他穿了四年,从三年级穿到小学毕业,那下摆才长到膝盖以上。“地风筝”整天家长里短,开口就是大妈如何、小妈如何。那时小小的我们听得好奇,他怎么有两个妈?就回去问母亲,母亲训斥说:心无旁骛,不许打听别人的家事!

人的天性是比,也可以说人是在比较中成长的,但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比法,比法的差异决定着人生的走向。如今这群老人,少年时随性,大家都一样穿得破烂,只有衣服的合体,没有衣衫的光鲜;吃一样的粗食,连吃个鸡蛋都算美食;能够比的就是学习成绩。那个时代人人上进,思报国家,从没想过自己的命运。如今这些人坐在酒桌旁把酒言欢,命运是时代赋予的,比较也多是纵向比、今昔比,这样的比,心平气和。

人要真实地活着,所谓真实就是说实话、做实事。低处赏流水潺潺,无处不生花;高处观流云飞渡,风暴也坦然。所有的级别职位是责任所在,衣着配饰是品格赋予,行车住宅价值等身。世上流行一句老话,叫“身外之物”,是讲除了自己的肉身,其他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看似透彻,其实虚无。它的虚无就在于模糊了物质与人的关系,误导人生。人是生活在物质中的,物华随身,才是真正性情的世界。创造物质是正义,享有物质显公平,才督促人们产生无穷的创造精神。物质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动力。正确的物质观彰显着现存的社会,而不是一己之有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那个“带来”与“带去”就成了消极的人生观。然而,物质世界最容易

产生横向比。比是人生永恒的生活内容,没有比,世界就失去了动力。横向比是竞争,是超越,是不甘落后,这是大境界;还有一种横向比,比奢华,比排场,比出人头地,说到底是一种蜗牛道场。竞比与攀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比,差异在于价值观的高下。具体一点说,攀比其实是人生的虚名与装潢,虽然五光十色,但是立足点不高,着眼点自私,不是本真的人生。

攀比是意识里的狭隘症,督导人演绎出粉饰的人生,粉墨登场,些风微雨就会冲掉脸上的粉妆。最可怕的是,这种极端自我的比蔓延开来,侵蚀着孩子们的心田。如今孩子的心思多横向比,比上了什么课外班,比父母的地位,比接送自己的车辆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。课堂之外就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。有一位年轻的单亲母亲,离婚时儿子小筑尚咿呀学语,爷爷奶奶寻死觅活地争夺,遂判给父亲抚养。小筑被爷爷奶奶带到乡下,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,母亲已经另组家庭,考虑到小筑的学习环境并不好,就建议把他接到城里来读书。难得的是这个建议得到新任丈夫的赞成。于是小筑来到城市,在亲爸和亲妈两个家庭之间穿梭,一场横向比就无端降落到他的头上。同学们比穿戴的牌子,比电子玩具,比父母的职业,比乘坐的车辆,甚至比所住楼盘的贵贱,一切有价值商品皆在比较之列。小筑无法与人匹敌,一急之下一句话脱口而出:我有两个爸爸,你们有吗?众同学哑口无言。

童言无忌,童言亦无知。恰好小筑的“豪言壮语”让班主任听到,她严厉批评孩子们的狂妄自大,又暗自叹息家庭对下一代的影响。价值观来自潜移默化,商品社会是讲价值的社会,物质价值与社会价值在一些人群中混淆了。听完这位班主任的叙述,我想到了“地风筝”。当年他没有夸饰自己的两个母亲,亦没有为此自卑,平平实实叙述着自己的家事,那一定是一个曾经殷实又破落了的家庭,他肯定想甩掉那件不伦不类的破棉袄,换上一件合体的衣服,他活得太另类了。这一生他孝敬着两位母亲,先下乡当知青,再返城当工人,识时务适潮流,最大的聪明是不与人比,活出了人生的真实。小筑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否能记起童年时他与同学的这场比?家庭不应该是他的阴影,树立正确的竞争观才是成长的动力。

为人务真,真性情、真操守、真作为、真担当,这是做人的勇气;真正的人生是充满精气神的人生,淡然、恬适、坦荡,把一些虚名置之度外。有些人永远活在虚幻中,摆弄名头,用无数光鲜的冠冕装饰自己,始终活在灿烂的影子里。又想起“身外之物”那句话,这种光鲜才是身外之物,甚至抵不住一夕落日。人要归真,回归本真是一条艰难的路,在这条路上不断甩掉虚饰,才是真我。

【读史札记】

夏日说游泳

□郑学富

奥运会上,泳池中的健儿们奋力向前,争夺着奖牌与荣誉。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炎热潮暑,游泳也不失为纳凉的一种好方式。在古代,游泳最早用于生产生活中,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军事斗争手段和体育竞赛活动。

游泳一词最早出现于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:“就其深矣,方之舟之。就其浅矣,泳之游之。”意思是遇到水深的地方,过河就用筏和船;河水清且浅,就游泳到对岸。可见,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周代就有了游泳、渡河、捉鱼必不可少。《庄子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:一天,孔子和他的学生看到瀑布从30仞的高处飞流而下,水流湍急,就是鱼鳖也不敢在此停留,可是居然有一个汉子在潭中自由自在地游泳,然后轻松自在地跳上岸来,披散着头发,大声地唱着歌。这个人告诉孔子,他游泳的窍门就在于掌握了水流的规律,因此,即使在激流中也可以轻松自如地游泳。宋人苏东坡在《日喻》中认为,南方人之所以会游泳潜水,是因为“日与水居也”,长期生活在水边,“七岁而能涉,十岁而能浮,十五而能没矣”,潜水的人能长时间地潜入水里,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有所领悟才能做到,是“得于水之道者”。

在古代,游泳还是一项军事技能。兵书《六韬·奇兵篇》就把“越深水,渡江河”称为“奇技”。公元前660年,齐桓公“北举事于孤竹离支(春秋时小国,现河北境内)”,又怕精通水性的越国(现扬州境内)水军乘虚偷袭,决定做好与越军进行水战的准备,在丞相管仲的指挥下,特意修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水池让士兵练习游泳,能游的赏给千金,不能游的则罚交千金。这一招非常有效,士兵们个个努力学习游泳,后来在越军来犯时,齐国已训练出五万水军,果然大破越军。而在《水浒传》中,八百里水泊梁山,起义军靠水军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官军。水军头领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自幼生长在济州府石碣村,常年与水打交道,水性极好。南宋龚开的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和元朝的《大宋宣和遗事》对阮氏三兄弟均有记载。兄弟三人梁山泊里驾舟踏浪,先打败何涛,再打败高俅,水中的功夫令梁山好汉们刮目相看。还有“浪里白条”张顺,水上的功夫更是了得。《水浒传》

给张顺设计了一段精彩亮相:“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,如行平地;那水不过他肚皮,淹着脐下;摆了一只手,直托李逵上岸来。江边看的人个个喝彩。宋江看得呆了半晌。”

由于游泳技能有着广泛的用途,由生产生活、军事需要渐渐发展成为一项体育活动。汉代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中就有关于游泳技巧的记载:“游者以足蹶,以手柿,不得其数,愈蹶愈败,及其能游者,非手足者矣。”汉魏时已有端午节举行游泳比赛的习俗。唐代赵璘的《因话录》记载了洪州(今南昌)一个身手非凡的跳水家曹贊,能在百尺高的木桩上跳入水中,然后在水面上正襟危坐,悠然自得,犹如坐在席子上一样,令人称奇不已。宋代,水上运动更是成为一种表演艺术,其中一个表演项目名为“水秋千”,就是在大船上立一个高大的秋千,表演者在秋千荡到与秋千架一样高的瞬间从高空中一个跟斗跳下来,扎入水中,犹如现在的跳水运动。唐宋时,每年端午节在钱塘江观潮之际都会举行游泳比赛。《武林旧事》记载:“吴儿善泅者数百,皆披发文身,手持十幅大彩旗,争先鼓勇,溯迎而上,出没于鲸波万仞中,腾身百变,而旗尾略不沾湿,以此夸能。”也有胆大之人以弄潮作为游戏。唐代诗人李益《江南曲》有“早知潮有信,嫁与弄潮儿”之诗句。《梦粱录》记载:“不惜性命之徒,以大彩旗,或小清凉伞、红绿小伞儿,各系绣色缎子满竿,伺潮出海门,百十为群,执旗泅水上,以伍子胥弄潮之戏,或有手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。”

许多古代文人都喜爱游泳,且在诗句中留下记录。宋代诗人李处权在《钓台》诗中曰:“先生志丘壑,溪山助幽兴。持竿聊尔尔,至乐在游泳。”他把游泳视为“至乐”,可见其对游泳的酷爱。南宋文天祥喜欢在水里游泳纳凉,他游泳与众不同,高妙之处就是不局限于一些游泳技巧、跳水难度的表演,而是在江河之上谈笑风生、对弈夺将。每到夏天,他都要约上象棋高手周子善,在溪水中游泳,并“于水面以意为枰,行弈决胜负,愈久愈乐,忘日早暮”。文天祥和周子善在清流之中沉浮出没、翻转回旋,用水面作棋盘,全凭意象,下起了盲棋。楚河汉界,跳马走车,架炮拱卒,厮杀起来。一边游泳,一边对弈,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归真的路标是去饰